

埃及現代短篇小說集

秦水譯



埃及現代短篇小說集

秦水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音像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名：牛虻 作者：李劫波 著者：李劫波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6.5/16 版次：2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400 册

定价：(4) 0.63元

俄譯本序

很多讀者可能還記得195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本黃色封面的小冊子——“埃及短篇小說集”^①。那是最近十年來第一次蒐集的埃及名作家最有代表性而又非常生動的作品。

現在出版這本“埃及現代短篇小說集”^②，其目的是繼續把埃及作家的著作介紹給廣大群眾。

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在埃及得到了蓬勃的成長和發展。這是近東各國在俄國偉大十月革命影響下興起民族解放運動的結果。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在戰場上對德、意法西斯侵略進行鬥爭，在思想領域中對種族主義進行鬥爭，更促進了埃及現實主義文學的成長。在埃及出現了一批年輕的作

① “埃及短篇小說集”已于1957年譯成中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② 本書俄譯本原名“埃及短篇小說十九篇”（«19 Египетских Рассказов»），蘇聯外國書籍出版社1957年出版。

家，他們大多数来自人民群众，在反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斗争中，他們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家描写备受压迫的人民的生活，描写人民对殖民者的反抗，他們甚至打算选定走向自由和民族独立的道路。近年来，产生了一种“战斗文学”，它也涉及到一些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问题。

过去有一些埃及作家認為埃及人民的生活象尼罗河水那样平静而安逸，認為埃及人民是一个温順的民族，决不会以恶报恶。可是这些作家沒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埃及人民曾經不断地同侵略者——十字軍、拿破侖、英国殖民軍——进行过斗争，埃及人民并不象这些作家所想象的那样温順，他們大概以为“温順”就是能够驯服而耐心地忍受任何欺侮。埃及人民对統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残酷压迫已經受够了，他們尽力把自己武装起来，奋起反对他們的敌人。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及人民就开始了爭取自由和祖国独立的偉大斗争。这次偉大的斗争最后终于胜利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驅除英國占領者而告終。

埃及的新文学是和人民的生活分不开的。优秀的进步作家以激憤的心情描写了埃及农民艰苦的劳动条件，对于民間英雄人物打算彻底粉碎外国奴役者的令人痛恨的桎梏的企图，寄予无限同情，对于人民起义中殉难的英雄大加贊揚，而对那些卖身投靠外国侵略者的封建主、卖

國賊們則以憤怒的語言加以痛斥。

“鞭子在空中鳴鳴地响，鞭打着人們的脊背，比用鋤头割地的劲头还大……”阿勃都拉哈曼·阿什—莎尔卡維在短篇小說“鋤头”里，这样描写了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的农民所受到的待遇。从这篇短短的小說里，我們可以看到埃及的地主倚仗着他所豢养的英國兵如何威胁农民，甚至农民們唱歌都被禁止，因为农民在歌中申訴着自己的痛苦、飢餓和貧困，申訴着外国人加于祖国的侮辱。但是在农民的怒潮之下，英國兵的子彈并不能保护那些背叛人民的卖國賊。赤手空拳的农民惩治了折磨他們的監工們。这篇小說貫串着必然战胜奴役者的信念。穆罕默德一直相信“鋤头会再举起来的……”

阿勃都拉哈曼·阿什—莎尔卡維非常熟悉埃及农民的生活。他自己年轻时曾作过农民，所以在他的小說集“斗争的土地”里，他所描写的普通人的悲痛和绝望心情，对于讀者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这是不消說的。阿勃都拉哈曼·阿什—莎尔卡維敏銳地反映出國內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細微的变化，強調了农民觉悟的提高。在短篇小說“奴才”里，他描写了一个农民不愿再給村长白劳动，并且不让自己的未婚妻到村长的谷仓里去“春小麦”。从城里归来的奴才汉达維教导农民象城市的工人那样，为爭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现代文学的优秀代表人物，认真地研究着人民的生

活，对于争取祖国完全独立的全民斗争也不是袖手旁观的。例如：埃及进步作家之一阿勃都拉哈曼·阿里一哈米西的著作里，描写人民反对参加军事联盟、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题材占着重要的地位。在短篇小说“毁人的条约”里，作者对埃及过去的反动统治者的妥协主义和卖国政策，坚决而高声地喊出：“反对！”阿勃都拉哈曼·阿里一哈米西说，假若他的国家被人拉进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联盟，就不可避免地会給人民带来灾难和导致埃及民族文化的毁灭。

阿勃都拉哈曼·阿里一哈米西在短篇小说“染满血迹的衬衫”里显示出他是一位精明的观察家。他在这篇小说里描写一个父亲丧失了从事革命的长子时的悲痛心情。死去儿子后抑郁不安的父亲的悲痛心情，表现在复杂的心理描写里。老人疲惫不堪的脸上淌着男子汉不易滴下的眼泪，但是他同时又为自己儿子的光荣事业而骄傲。这就令人信服地说明，尽管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残酷斗争中带来了沉重的牺牲，可是人民争取自由和幸福的决心已经成熟。长子的死并没有使父亲悲观失望。他觉悟到，没有牺牲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阿桑姆死后，我感到悲伤，但这种悲伤中却充满了希望，”这个父亲写道：“希望把外国帝国主义赶走……我从心里流出了眼泪，不过，眼泪里却有自豪感，它在号召人们起来斗争……”

关于东方妇女生活的概念，毫无疑问，常常是不完全

的，甚至有时是不真实的。读过一位终身从事东方妇女問題著作的埃及老作家伊莎·烏別依德的短篇小說“西克瑪特·哈努姆的日記”以后，东方妇女問題就会变得很明确了。可以說，埃及妇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参加国内一般政治生活。“西克瑪特·哈努姆的日記”是埃及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新型妇女形成情况的艺术作品，其中叙述了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新妇女的形成过程。

虽然这本集子里有許多小說所描写的是过去年代埃及人民的生活，但它依然同近东和埃及的现代事件有紧密的联系。

埃及的进步作家培养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使人民关心保卫祖国的独立，教育人民警惕各种引誘埃及人民加入侵略性軍事联盟的企图，培养阿拉伯各族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間的友誼。国际友好的思想，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思想，就是对各国人民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貢獻的埃及作家作品的基本內容。

这本小說集里所选的，不但是埃及，而且也是阿拉伯其他国家正在发展的“战斗文学”的代表作。埃及已經获得了独立，但是侵略者还在繼續阴谋蠢动，所以埃及的进步作家要提醒人民回忆过去所經受的苦难，回忆他們的斗争，提醒人民不要放松自己的警惕。

奥杰一華西烈娃

目 次

俄譯本序.....	奧杰—華西烈娃	1
阿勃都拉哈曼·阿什—莎爾卡維		
奴才.....	1	
鋤頭.....	13	
奇迹.....	21	
斗争的土地.....	35	
阿勃都拉哈曼·阿里—哈米西		
扎米利亞·扎馬利亞特.....	44	
染滿血迹的襯衫.....	63	
南方的战士.....	74	
毀人的條約.....	86	
死亡爐.....	98	
穆罕默德·賽德·阿里—阿里楊		
人民军队的士兵.....	107	
春之节.....	116	

穆罕默德·西德基	
阿布—察巴里	125
五輛坦克	134
馬赫穆德·阿斯—撒丹尼	
在兵營的大門旁	143
馬赫穆德·巴達維	
对罪惡进行斗争	148
賓特·阿什沙琪	
一个悔悟的女人	153
伊莎·烏別伊德	
西克瑪特·哈努姆的日記	159
阿勃都拉哈曼·法赫米	
五个名詞	175
尤蘇福·伊德里斯	
駱駝兵隊	180

奴 才

阿勃都拉哈曼·阿什—莎尔卡维

人的耐性是有一定限度的！一个人不能够老是让人随意蹂躏，一个人的精神也不能让人随意折磨。农民的性格并不全都象羔羊那样，可以让人毫不费力地加以宰割、煎烤、吞吃。

对人毫不关心的村长拥有土地和权力，却一点也不懂得这一条真理。

汉达维和别的乡下人不同。他新从开罗来，开罗人是懂得人生三昧的！

十年前，汉达维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他离开了乡村，到开罗去，在村长的一位住在开罗的姑母家里当仆人。汉达维回到故乡的时候，他已经蓄上短须，两鬓的皮肤又白又嫩，举止文雅得体……他的又长又亮的头发，他的土耳其式帽子、绸子长衫^①，还有鞋子，他的一切全都

^① 长衫，一种长及脚踵的衫子，是阿拉伯的民族服装。——俄译本注。

非常別致，样样都使乡下姑娘入迷。

村长看到他姑母家的仆人成了“汉达維老爷”，就感到惴惴不安。他曾經故意学开罗那位姑母的神气，見着汉达維就喊：“喂，阿布多小子！”有一次，村长問汉达維为什么又回到村里来，汉达維回答說：“你問太太去吧！”他的眼光里充满嘲笑，他的語調令人感到輕蔑。

太太自从丈夫亡故以后，就带着独生女儿住在开罗希弥亚·格狄德区老宅子的楼上。她深居简出，毫无可以指摘的地方。虽然她年紀还很輕，人长得漂亮，又很有錢，但是她根本不想再嫁，也不許一个男人跨过她家的門檻。汉达維是她家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男人，进门第一天，她就給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阿布多。在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一直睡在厨房里的石板地上，离臥室很远。但是过了几年，太太就給了阿布多一張床，对他非常温存，非常关心！

一个夏天的夜晚，太太穿着一件睡衣，照例很小心地蹑手蹑脚偷偷走进黑暗的厨房，想看看仆人安頓好了沒有。她那丰满的身躯匀称地搖摆着，呼吸很急促。黑夜中靜悄悄的，可以聽見她的心跳。突然出乎意料之外，她在廊下碰見了另一个女人……这是她的女儿。她急忙溜出了厨房房門。她的心跳得差一点冲破胸腔！

太太头一次意識到：原来女儿已經十六岁了，她現在具有的魅力不是太太这样年紀的人比得了的！……

她急忙回到房里，但是沒有躺下睡覺；她点上了灯，把汉达維叫来，命令他准备明天搭头一班火車回家。她对他說：“我們一生都过得很清白，阿布多。我的女儿已經成年，你也是一个大人了。”

* * *

汉达維回乡时，一路清风吹拂着他的臉，他的脑子里不时浮起小姐娇小的形象、匀称的身段和美丽的容貌……汉达維惋惜地搖了摇头，他覺得太太由于他已經长成一个大人才讓他走，实在有些奇怪：五年前太太給他买一張床放在厨房里，就是因为他已經长大成人了！

汉达維在乡下并沒有久住……他在乡下干什么呢？他不能象他的朋友那样种地，也不能光着脚下地。他的两只青筋毕露的手拿起鋤头就觉得累！唉，如果他在开罗学会一种手艺就好了……不錯，他会做飯，也会熨衣服，但是在乡下却不能靠这个吃饭。

* * *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汉达維又到开罗去找工作。这一次他在开罗住了整整三年……他做过熨衣工人，也学会了織布手艺。突然……他又回到乡下来了。

这一次他穿了一条黃褲子，脚上一双旧鞋都破了。头发还是那么长，和三年前一样，不过現在已經不亮了。两鬢的皮肤也不那麼細嫩了，臉也瘦了，态度很严肃。他烟抽得很多，常常咳嗽，說話时好做手势，十分激动。三

年来汉达維完全变了个样。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跟几年前回乡来的那个青年一点也不同了。那时他非常丰潤，好象开罗富家老太太玩弄的娇养的小猫一样！現在他回來时疲憊不堪，忧虑重重。他跟不幸的农夫一样地不幸，他梦想着真正的事业。

虽然太阳当头高照，光芒耀眼，汉达維却觉得乡下阴暗悲惨。他从农民的笑声中听出了哭声。他看到的滿是凄惨的景象：一些病人和殘廢者，一些忧郁的面孔，一些因心里痛苦而两眼呆滯的表情！

农民都很惊讶，为什么他不象从前那样欢笑了？为什么他不再讲在城里看見的东西了？現在他和农民談的是生活問題，农民也觉得汉达維更加可愛。以前他离农民很远，現在却……現在农民开始从帕沙^①的粮仓库里往外拿玉米，用来向杂貨商人換烟卷給汉达維抽。汉达維坚决劝农民別这样做，但是过了些时候，杂貨商却主动賒烟卷給他了，虽然汉达維和杂貨商都很清楚，这一笔帳也許要在好久以后才能还上。

* * *

村长为人十分狡猾，他在村里耳目众多，这些情况他全都知道了。农民都很清楚：連夫妻們半夜三更在家里說的体己話也瞞不过他！村长已經注意到，农民供他

① 帕沙是埃及人对高官或总督的尊称。

送給开罗的姑母的餡餅、奶酪、鴉蛋和鷄越來越少了；以前乡下送去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有一天晚上，村長派乡丁通知农民，第二天一早要打发孩子到他地里去捉害虫。有一个叫做穆罕默德·阿布·哈桑的农民斷然拒絕了。

“我們打发女儿去干活，他一天給多少工錢啊？”他問。

村長聽見了這話，惊讶得拍起手來，就把穆罕默德·阿布·哈桑叫了去，打了他一个嘴巴。但是穆罕默德還是沒讓女兒去。后来在村長地里干活的孩子越來越少了，因为孩子的爸爸全都要村長給工錢。

族長阿布德·阿特一塔瓦巴是个教員，他的女儿苏爱丽瑪长得花朵儿似的，过几天就要出嫁了。村長派了一个乡丁（他是上个月花了十鎊錢賄賂村長才當上乡丁的）来，要苏爱丽瑪到谷仓去春小麦，这时候，她的未婚夫揪住乡丁的脖子，从脚上脫下鞋来往他头上打了一頓。最后，姑娘的未婚夫把乡丁赶出去，一面对他說：“你去告訴村長吧，我这里专打无賴！”

农民中出現的这种情况，是从来沒人敢想 象 的。村長从他的祖先手里繼承了村長职务，同时就享有統治农民的权利。

当时村长大怒，甚至打了乡丁一頓，威胁說要开除他！其实，所謂要妇女到谷仓去春小麦，全村都知道是

怎么一回事，可是，村长类似的命令，以前谁也不敢违抗……甚至村里最老的族长也不敢说个不字。他的老婆也亲自去春过好多次小麦。乡下姑娘被村长传呼，每次总是到谷仓去。一句话，村子里只要稍微有点姿色的女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到谷仓去春小麦是怎么回事的。

乡丁队长立刻到族长阿布德·阿特一塔瓦巴家去，要逮捕他和他的女婿……队长是一个很结实的汉子，留着挺威严的胡子，人人都怕他。但是这次族长阿布德·阿特一塔瓦巴却一点也不怕。他在这个严厉的队长耳边小声说：可别对村长太忠心耿耿了。他告诉乡丁队长：村长把队长的兄弟也列入了新兵名册。乡丁队长起初不相信，因为他的兄弟早已付过了一笔壮丁费。但是族长阿布德·阿特一塔瓦巴却证据确凿地说明：他根据村长的命令，亲自把乡丁队长的兄弟和一些乡下财主的名字一起列入了新兵名册，除非再让村长勒索一笔钱，才能把他们从名册里勾销。

乡丁队长怒气冲天，跑到村长面前去质问，要他答复。村长当时勃然大怒，他咒罵全村，同时吃惊地感到有人在捣鬼。他狂怒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已经觉察到是可诅咒的汉达维在捣鬼。

在汉达维最后一次回村以前，村里还是很安静的，人人俯首听命。但是自从汉达维回来以后，农民就开始跟村长顶嘴了，有一次，甚至有人胆敢说“不”！其余的人也

全都跟他学，简直好象傳染病一样流行起来。

这一次剛編好新兵名冊，农民就用从来没有过的声調來和村长爭論。有些人干脆当着村长的面声明，他決不去当兵。有一个青年質問村长：他为了誰的利益去打仗？还有一个青年說：原子弹这种东西太可怕了，它会把人的骨头熔化，把人燒成灰；它可以在刹那間奪去无数人的生命，把天堂变成地獄！有一次村长对一个女人当胸打了一拳，这个女人馬上对他說：誰要想再恢復过去的苦日子，她就要咬断他的喉管。有一位高齡老族長質問村长：“怎么，你們又要抽壯丁、征糧草、搜刮一切必要物資去打仗嗎？又要讓妇女、老人、孩子全都餓死嗎？”

村长十分恐惧！全村怎么敢違抗他的命令了？怎么敢用这样的态度对他？他們从哪儿知道这些話的？大家回答村长說：“从汉达維那儿……汉达維老爷从开罗来，对我们講了这些話。”

汉达維！全都是这个汉达維，他把全村引入歧途，在全村造成混乱！村里的青年对村长說話傲慢不逊，昂着脑袋，也許都是跟他学的吧？

甚至女人中間也有一些人拒絕到谷仓去春小麦了，她們每一提起“谷仓”来就羞愧难当，痛哭失声。乡村儿童以前一看見村长，老远就必恭必敬地向他敬礼，現在村长走到身旁的时候，他們还只管繼續玩着破布球，把球在村长头上扔来扔去。一切全都变了，一切全都混乱了。